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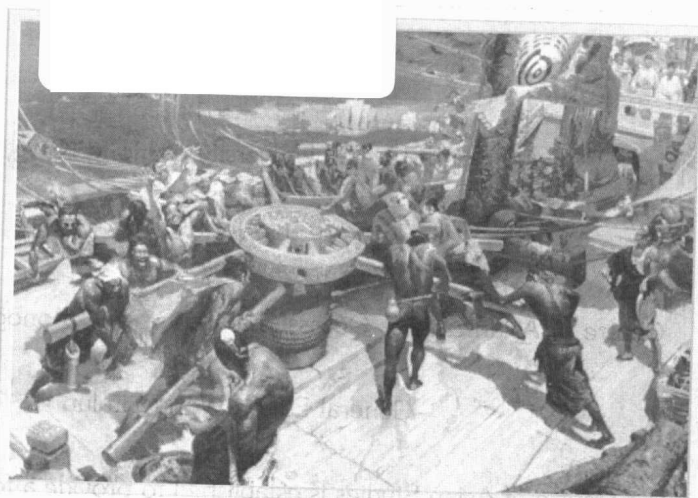
韓振華選集之一

中外關係歷史研究



韓振華選集之一

中外關係歷史研究



韓振華選集之一：《中外關係歷史研究》

韓振華著作整理小組：韓丘漣痕 韓卓新

陳佳榮 錢江

執行編輯：陳佳榮 錢江

封面設計：萬清芳

排 版：深圳四強資訊有限公司

承 印：新華彩印出版社

出 版 者：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版 次：1999 年第一版

© Copyright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ISBN 962 - 8269 - 16 - X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 134

General Editor: Wong Siu-lun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a focal point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areas of 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assistance to scholars in these fields 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and physical and administrative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seminars and conference dealing with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Asian Studies.

韓振華選集

盧嘉錫題





韓振華教授遺像(1921 -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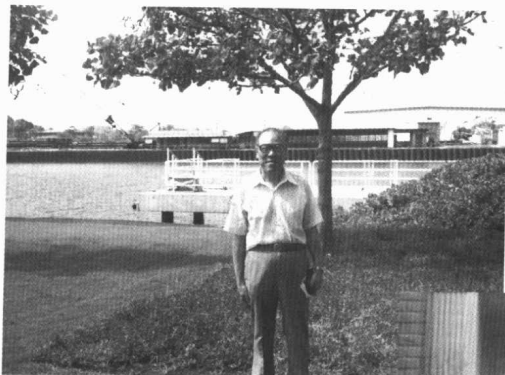
1952 年在廈門鼓浪嶼舉行
“舒伯特歌曲韓振華獨唱音
樂會”的情景



1977 年 5 月，韓振華
教授於西沙東島



1986 年韓振華教授於西安西北大學



1984年，韓振華教授於夏威夷大學



1984年，韓振華教授與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胡履德(Oliver Wolters)合影



1991年3月24日，韓振華教授在荷蘭萊頓大學與校長合影



1984年，韓振華教授於英國劍橋大學



序 一

1993年5月中旬，振華病情有所加重。醫生動員他盡快再住院進一步治療，預計治療後健康狀況會有所好轉。他聽從醫生的勸告，懷着美好的希望，十分認真地說：“只要病情一有好轉，就該立即動手，撰寫這一年多來在病床上反覆思考成熟了的關於南海諸島的兩個問題。接着，還要抓緊時間，將幾十年來已完成的論文加以整理；把尚未完成的文章補充完稿。但是，這需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和時間，也不知身體能不能支持得住……”。“文革”時期的耽誤無需多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應我國外交部的委託，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關於南海諸島史地的考察和研究；進入八十年代，他作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副所長，既要擔負行政事務，又要培養中外關係史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連專業外語也得親自授課。同時，隨着開放政策的實施，對外學術交流任務日益頻繁，他接連不斷地被邀請前往歐、美、澳洲及東南亞各國講學，學術訪問及參加國際有關史學會議等，又花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況且，他治學態度一貫十分嚴謹，論文發表之前，總要再放一段時間，再思考，再修改，再補充。這樣，諸多已完成和未完成的論文，只好暫且擱置下來。孰能料到，當他再入醫院的第四天，卻因突然心力衰竭，留下未了的心願而離開了人世！

振華逝世後，關心他的同道和朋友多次建議和鼓勵我，應當將他遺留下來的論文、稿件加以整理出版。但是，他的手稿很多，又分散，而且專業性很強，對於我這個非專業人員來講，要完成這項工作，難度很大，實非力所能及！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感謝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館長陳國強教授多次蒞臨啟

舍，向我提出不少啓發性的建議，增強了我的信心。荷蘭萊頓大學的包樂史教授對此也表示關注。我即着手先將振華已發表過和已完成的文稿整理出來。其中有關南海諸島史地研究的文稿，振華早些時候已經梳理過，並說稍加選擇匯集即可發表。所寫關於南海諸島史地研究文稿中的相當部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主任呂一燃先生的大力指導和支持，以及該中心李國強先生的幫助下，已先期於1996年4月出版《南海諸島史地研究》一書。之後，我又將振華尚未發表但已完成的文稿進行整理和重抄。很可惜，有些文章雖已完稿但擱置時間長了，紙張已有損傷；一部分文章和手稿已經遺失；另一些文稿尚未全部完成，只好暫且擱置。

1996年冬，我赴香港，承蒙振華當年廈門大學歷史系的高足，現任香港《中華萬年網》總編輯陳佳榮先生；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高足，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江先生設宴招待。席間，他們熱情地探詢和鼓勵我要繼續將韓先生的文章和遺稿集中起來，編成選集，加以出版。接着，陳佳榮先生在百忙中，將我所提供的文稿綱目加以分門別類，編纂、匯集爲五大類別，成爲現在出版的《韓振華選集》五卷。此外，在編輯、校訂、設計、印刷、出版的全過程中，始終得到陳、錢兩位先生的竭誠關心和鼎力相助，又承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部分經費出版這套文集，對此我們萬分感激！

同時，還要深切感謝中國科學院前院長盧嘉錫教授熱情地爲這部《韓振華選集》題字。振華生前多次提到：在孩童時代沒有上過小學，但卻有幸承蒙盧老先生東啓的啓蒙教育，從而打下了掌握我國古文字的基礎，這爲他後來從事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準備了條件。因此，他常以尊敬的心情懷念恩師盧老先生的教誨。而盧老先生東啓，正是盧嘉錫教授的令尊。

如今，《韓振華選集》終於出版。我想，振華在天之靈有知，當會安然笑慰，也必會為各位大力幫助，使其遺留的這部分手稿得以面世而衷心地表示感謝！

韓丘漣痕於廈門

1999年6月

序 二

先師 韓振華教授仙逝不覺已逾六載。念及他過早辭世帶給中外史學界的損失，悲痛之情每每難以平伏，誠非言語筆墨可以形容；所幸經過師母及眾師兄弟多年的努力，先師心血結晶——《韓振華選集》終於可望在世紀之交面世，內心始稍感一絲慰藉。

自 1954 年踏足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自己就榮幸地拜於先師門下，相繼聆聽多門課程講授，包括《魏晉南北朝史》、《印度尼西亞史》等。1958 年畢業後，北上赴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本以脫離母校南洋研究障地而時感惋惜，孰料“文革”後期竟又自定南海交通史地考證為未來志向，由是而與先師畢生專長緊密相繫，寧非運氣使然？！

猶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當自己正埋頭編撰《古代南海地名匯釋》時，忽聞振華先師蒞京，當即趨前拜訪、再次求教。先師侃侃而談，以下列一席話給摸索多年未見光明的弟子，增添了無比的勇氣，頓感前景無限開闊：“編撰資料性工具書是功德無量的善事，在南海交通地名方面尤其如此。為免引用書名、卷數冗長乏味，每條可先引一關鍵性的史料。”此情此景，迄今猶歷歷在目宛若隔日。1981 年 5 月，在中外關係史學會創立之際，自己得以重返母校，又一次聆聽先師教誨，深感獲益匪淺。

在拙著《中外交通史》，自己曾這樣評價本行的老前輩：“馮承鈞、張星烺、向達三位先生對包括西域、南海在內的整個中外交通之研究貢獻尤大，被譽為‘北大三傑’，其拓荒之

豐功偉績實不可沒。”如果平情而論，在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內地，以中外關係史、海外交通史、華僑史乃至東南亞史的領域綜合而論，則先師韓振華和已故的先輩姚楠、朱傑勤等先生，實可謂鼎足而立的“神州三傑”。這絕非溢美之辭，而是編完《韓振華選集》後的肺腑之言。每多校對一遍，均為先師之博覽群書、蒐羅宏富、績密考訂及獨特創見，而由衷感佩和拍案叫絕。其實，目前所見的《韓振華選集》五卷本，僅是先師已發表或已完成未發表的文章匯集，尚有不少文稿或資料卡片猶待整理、編輯。由是自己對先師治學之勤謹，更增添一分敬意。

誠然，由於國家科研任務的繁重，以及培養子弟的辛勞，先師不僅不能把畢生所學全部貢獻出來，未及把所有成果一一公諸於世，就連許多史地問題的考證結論也遠未完成。好在學術發展總是承前啓後、代代相傳的。先師生前曾提起過學術大家丁謙的一段話：“文章，公器也。是非所在，無用迴護，指予疑誤，願拜厚貺。”今後，在南洋史地研究諸領域，只要海內外學界出現任何一點新成就，先師在天之靈定會感到無比欣慰的！

陳佳榮 1999年8月於香江南溟齋

序 三

滿臉的絡腮鬍子，方形的臉龐上架着一副玳瑁色的老花眼鏡，身著一套深灰色的中式對襟棉布衫，腳上趿着一雙老布鞋，笑呵呵地向我伸出歡迎的雙手。這就是 1982 年初我從上海初抵鷺島時，在故宮路十四號韓宅所見到的業師韓振華教授。十八年前那個海風呼嘯的冬夜我所見到的這副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連同他那因四壁排滿了書櫥而顯得略為擁擠的書齋、昏暗的燈光以及書齋中擦洗得微微泛白的四方形紅色大地磚，從此清晰地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在此後的九年中，我曾無數次地蹬着自行車，從廈門大學校園直奔故宮路的那幢三層小樓，在先生的書齋裏或在他的病榻旁，聆聽先生的教誨。

由於先生當年只招收了我一個研究生，所以，與大學裏別的研究者不同，我所有的專業課都是到他家裏去上的。上課時，師生二人隔着茶几而坐，師母事先為我們準備好了一壺香茗和一盤廈門特產的綠豆餡餅。先生隨手抽出一疊南洋研究所的稿紙，邊說邊寫，或在稿紙上畫着一些有關古代南海史地考證的航線示意圖或古國的方位。我則不時地對自己尚不理解的古代音韻學對音、地名考據等問題進行發問，師生接着轉入另一場新的討論。像這樣別開生面的討論式授課，常常一上就是三、四個小時。談得興起時，先生往往忘了全家人正在等着他用午餐，直到師母一再地走到書齋門口提醒時候已經不早了，先生才勉強結束授課。先生孜孜不倦的教誨，不僅為我日後治學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而且引導我逐步地走上研究中外關係史和東南亞歷史的學術道路。本人有幸在他身體尚健壯時忝列門牆，為其桃李，耳提面命，於治學之道頗多受益。

先生一生追求真知灼見，最反對人云亦云。在史料的辨析和運用上，他既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學生，他嚴謹的治學態度，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堪為吾輩表率，學界楷模。先生專擅古代南海史地考證及中國與東南亞的航海、交通、貿易、移民歷史，一生博覽群書，著述甚豐。呈獻給中外讀者的這五卷煌煌巨著，係先生一生辛勤筆耕、嘔心瀝血的結晶。其中既有古代南海史地和古代中國航海科學技術的考證，也有對古代海外貿易史、東南亞華僑史、古代華南宗教和民族歷史的研究；既有史實辨析，也有文獻研究。先生凡有所考，皆以求實為依歸，顯其沉潛細密之功力；凡有所論，皆以創新為鵠的，見其獨樹一幟之風格。這不僅是我舊時追隨先生治學多年的感想，也是今日與佳榮兄共同編校先生遺著後的體會。因紀念先生文集出版，以昔日受業弟子的身分爰志數語，惟未敢視為正式的序言。

錢江 一九九九年十月於香港大學

韓振華選集之一

中外關係歷史研究

目錄

序一(韓丘漣痕)

序二(陳佳榮)

序三(錢江)

- 1.〈支那名稱起源考釋〉…………… 1
- 2.〈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漢書地理志附錄考〉… 13
- 3.〈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
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 41
- 4.〈康泰所記西南海上諸國地理考釋〉…………… 96
- 5.〈魏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 162
- 6.〈(原)河內遠東博古學院所藏越南古史目錄摘錄〉 184
- 7.〈越南半島古史鉤沉〉…………… 208
- 8.〈西屠國在何處〉…………… 273
- 9.〈馬留人是甚麼人〉…………… 277
- 10.〈扶桑國新考證〉…………… 286
- 11.〈常駿行程研究〉…………… 311
- 12.〈公元六、七世紀中、印關係史料考釋——丹丹國考〉 320
- 13.〈唐代訶陵(閩婆)新考〉(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ern
Indo - Chinese Country of Heling or Zhepo: New Light

from Tang Dynasty Sources)	330
14.〈第八世紀印度波斯航海考〉	353
15.〈宋代兩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363
16.〈元朝有關澳洲的地名名稱及其風土人情的記述〉	368
附:〈中國與澳洲〉(英國李約瑟著,韓振華譯)	380
17.〈鄭和航海圖所載有關東南亞各國的地名考釋〉	389
18.〈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	474
19.〈中、菲兩國人民友好關係史略〉	505
20.〈從中國古籍記載上所見到有關老撾歷史發展概況〉	518
21.〈中國古籍記載上的緬甸〉	536
附錄: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韓振華)	561
韓振華教授與中外關係史學(夏南林)	566
拓荒耕耘四十載(寇俊敏、李國強)	571
韓振華教授傳略(李金明)	576
緬懷韓先生 團結齊奮進(夏應元)	580
深切懷念韓振華會長(陳希育)	584
回憶韓振華教授、老師二、三事(陳國強)	587
懷念摯友韓振華(楊振藩)	591
韓振華生平著作年譜(南溟子編,韓丘漣痕訂) ..	594

支那名稱起源考釋

自伯希和(P. Pelliot)氏重倡馬梯尼(Matini)氏(在西曆十七世紀時)所謂支那(China)一名出自秦國說以後^①，世之學者，咸從其說^②，自是而後，昔日諸說，如李希脫芬(V. Richthofen)氏所倡之日南說^③，與拉苦伯勒(T. de Lacoupai)所倡之滇國說^④，皆爲見棄。竊以伯氏立說，殆有未然，茲先揭出伯氏所舉理由之不足，而後再舉一己管見，以求正於大雅。

主張支那一名，源出秦國者，在音韻上言之，殆有未是。蓋支那此名嘗見於紀元前 320 至 315 年間之《考鐵利亞》(Kautiliya)一書，該書之前所謂 Cina，則支那對音；又印度《摩奴法典》(Law's of Manu)與《摩訶巴剌塔》(Mahabharat)二書(均約成於紀元前四百年左右)，皆載有 Chinas 之名，亦則仍爲支那之對音^⑤，由是可知支那一名，見於梵語者，爲頗早。嗣後唐代之世，首譯梵語 Cina 曰(支那)者，見於釋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曰：“此客僧從摩訶脂那國，欲學經印度”；又見於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五，曰：“(大唐)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脂那、至那，皆梵語 Cina 之對音，故梵語 Cina 在唐代時，其正確發音曰 Ci-na，不作 Cin-na，脂、至之音，皆非陽聲，其末音不以 N 爲收聲，而“秦”字分明爲陽聲之以 N 爲收聲。如謂梵語 Cina 一名，應作“秦”字對音，則唐代諸譯師之譯 Cina 爲脂那或至那，當爲不確。在吾人無力證明唐人爲誤譯時，梵語 Cina 之讀法，應讀如 Ci-na 爲是，不能讀作 Cin-na。

伯氏力倡支那秦國說，其所依恃之條件有四：（一）昔日中國名地中海東部曰大秦，《後漢書》卷一一八曰：“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曰大秦”^⑥。（二）中國人翻譯佛典時，則以支那譯為秦，如見於《大方廣大莊嚴經》^⑦是也。（三）漢時匈奴人稱中國曰秦，如見於《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前漢書》卷九四〈匈奴傳〉與〈西域傳〉等是也^⑧。（四）旅行西方的穆天子，乃記述西曆紀元前七世紀時之秦穆公^⑨，於是秦國一名之傳播，縱非如舊說之以由於秦始皇之輝煌武功有以致之，必有可能是遠在秦穆公西遊時，已使秦國之名，遠播四方，因此在西曆紀元前 320 年左右之印度《考鐵利亞》書上，所謂 Cina(支那)一名者，應指秦國^⑩。

茲將伯氏於上所引以為據者，逐點討論之，有如下云：

（一）大秦一名，究係漢語，抑或譯音，說者各持其說，如白鳥庫吉氏謂其名為漢語譯意^⑪。藤田豐八氏則謂譯音^⑫。愚意謂大秦一名，則黎軒之異譯^⑬，故大秦為譯音，並非譯意，是以不能據此而謂中國自稱曰秦。

（二）伯氏所云之《大方廣大莊嚴經》，其三世紀時之中國譯本曰《普曜經》，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一名《方等本起》。《普曜經》卷三云：“爾時菩薩與諸釋童俱住，菩薩手執金筆旃檀書隸，眾寶明珠成其書狀，侍者送之，問師選發，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梵書一佉留書二佛迦羅書三安佉書四曼佉書五安求書六大秦書七護眾書八取書九半書十久與書十一疾堅書十二陀比羅書十三夷狄塞書十四施與書十五康居書十六最上書十七陀羅書十八佉沙書十九秦書二十匈奴書二十一……太子謂師，是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⑭。經中